

# 日本有病

解剖我们的邻居·对手·朋友



挂科 综合科

门诊  
医院 号 +0081

患者

日本国

年龄

2671岁

性别

??

所属区域

亚洲大陆东岸外太平洋岛国

病灶

伪装大国 出卖自尊 过分虚伪 欺凌文化.....

# 日本有病

解剖我们的邻居·对手·朋友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日本有病 / 李小牧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53-0537-1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民族性-研究-日本②  
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C955.313②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2642号

.....

## 日本有病

李小牧 著  
责任编辑: 王薇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50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7 mm × 234mm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186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537-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致我同行

加藤嘉一

2008年5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开了一个专栏，叫“第三眼”。本网总编辑张立奋鼓励我说，“一个日本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中文写作，这叫全球化，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当时我很兴奋，由衷感到必须把这一任务坚持下去，甚至以为，“我正在做世界上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人之前早就在做与我完全同样性质的事情。一个来日已有23年的中国湖南长沙人，2004年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开了专栏。“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日文写作，而且一写就是七个年头”，处境与我完全相同。我的第一反应是“输了”。

记得，第一次知道“李小牧”三个字是2008年。在他的地盘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他做老板的“湖南菜馆”，我通过一位从事文化交流的日本女士介绍与他相识。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黑社会……（抱歉，小牧哥，这是真的）。他说自己1960年出生，48岁，我正好24岁，长得甚至与我差不多的这个人竟然比我大两轮！我与人打交道，相当重视第一印象。李小牧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强烈的人，不是“之一”。

后来，我跟他与著名演员张光北大哥当总制片人的连续剧《东京生死恋》里再次相遇，我做副导演，他饰演非常重要的黑社会老大。导演组对他的评价一律为“太棒了”！小牧哥后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演戏的感觉。”等于

“本色出演”嘛。我也顺便演了他的部下。2008年下半年，我们剧组到日本拍戏一个月，其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呆了3-4天，曾协助成龙在歌舞伎町这个日本的“嫖赌毒”文化集中、男女平等、无序的、狂热的、另类的地方拍《新宿事件》的小牧哥也为我们提供协助，使得我们的拍戏过程尽可能顺利成功。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原则上是不让拍摄的，政府也不给许可。若当时没有相当熟悉歌舞伎町文化和潜规则的小牧哥的帮助，我们可能就被黑社会干掉，或被警察抓住了。

小牧哥在2010年1月的时候在日本出版了把上述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等文章结集的《歌舞伎町より爱をこめて路上から見た日本》，谈到了与成龙的合作。我了解到，成龙曾对他感叹表示“日本这个地方，拍不了好电影”。小牧哥借助成龙感言批评的是，日本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限制太多了，制度相当死板。成龙这个国际巨星明显有助于宣传歌舞伎町，政府却不改变所谓“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调节能力，结果不仅吃亏，还导致外人对它产生不良印象。

我每次回国前都去“湖南菜馆”找小牧哥，跟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他真的是跟我亲哥一样，作为名副其实的长辈，非常关心同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我。我跟他的关系，只能用“战友”来形容。1988年，曾做过专业舞蹈员、记者、贸易公司职员等的李小牧拿着自己所储蓄的小小的资金，单身自费来到日本，学时装设计，后来被神秘的歌舞伎町文化所吸引。在我这个比较“正”的人不太熟悉，甚至不太愿意靠近（因为害怕）的地方，与警察、媒体人、黑社会、风情女人等各种角色打交道，竟然逐步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我到中国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真是一个很另类的国家。它的文化特殊性太浓厚了：高度集团化的排外性和独特的从众心理，以“暧昧为美德”的人际交往方式，一旦一个人小有突出就被全社会攻击的狭隘实用主义……在这块地盘上，连能够向全世界扩展网络，甚至控制每一个角落经济脉动的华人，都很难深入其中，更不要奢谈影响格局，改变现状。

小牧哥在我认识的在日华人当中，是对日战略最成功的典范。我个人平时在中国很注意培养魄力、魅力、体力、毅力以及智力。若一个外国人要深入潜伏人家地盘，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的素质。小牧哥无疑就是综合了这些素质的复合体。他有很多面孔，歌舞伎町案内人、作家、餐厅老板、农家、文化人、演员、项目协调人、出版人……还有，与我一样的，专栏作家。

小牧哥在《日本有病》里回答“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一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睡眠很少。”他13岁加入歌舞团，从未睡过8个小时以上，每天都只睡5个小时左右，还断断续续的。这一点我也一样，我从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每天晚上11点睡觉，凌晨3点半起床，至今也几乎没有睡过8个小时以上。不过，我的皮肤早就比他差了……

同为专栏作家，从我的角度看，小牧哥的专栏是相当有趣的。我一直认为，一篇专栏文章，“素材决定成败。”读者想看的不是你教条主义式的观点，而是支撑观点的素材、故事、场面、细节等。同为具有许多面孔的我深知，始终奔跑的立体型生活，对一位专栏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专栏就是生活，你的经历越丰富越好，每天需要主动感受故事，创造局面，把它作为专栏的素材。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的素材比小牧哥少多了，比它无聊多了。

他从街头观察描述出来，演绎出去的“日本论”是独一无二的。看到最近忽视社会大环境，盲目主张个人主义，不尊重长辈的日本年轻一代，他警惕地告诫：“协调性就是日本的长处。”他曾设想为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小伙伴们用母语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试图开设中文广播，申请后发现，政府的回应是“外国人不能开设广播电台，因为它具有公共性质”。在他看来，政府“公共性”的立场与解释过于模糊，立刻反驳：“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这么多，中文广播难道不是公共行为吗？”

他也谈到了2008年上半年在中日之间发生“毒饺子”事件的时候，北京正好要举办奥运会，他发现，许多周围的日本人都反对北京奥运，说中国不安全，不能到那么不卫生的地方搞和平盛典。当时，围绕圣火传递等，中国也遭

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李小牧是个爱国主义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祖国受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旁观，而是要拿出行动来表示情感和思想。他强调，“北京和东京是友好城市，东京也要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东京如果能够大力支持北京，北京将会感到情分的。”

是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助。我作为日本人，来华已有7年，观察到，当今变革中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中国80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很困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够支撑健康成长的价值观念。在我看来，以儒家作为文化根基的中国人，无论其物质文化多发达，受到美国文化多浓厚的影响，其社会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古训。

小牧哥用第三只眼看日本，我则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我们之间的“第三只眼”能否有机结合，升级为中日共同进步的“第三只眼”呢？这是我未来的构思。真心希望能够与我敬重的，最大的同行李小牧携手，为我们两个国家做点事情。小牧哥的奋斗始终给我的是勇气和智慧，为你感到骄傲，谢谢你！

是为序。

2010年9月29日凌晨 写于上海

## 日本“病灶”（代自序）

23年前，在我前往日本自费留学之初，从未想过接下来的人生会和一个奇妙的地方，如此紧密、长久地联系在一起，它就是：歌舞伎町。

许多未曾到过歌舞伎町，但有所耳闻的中国同胞，会以为这里是一个以风俗业为主的红灯区吧？当然，是这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实际上更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的不夜娱乐城。

我把它看做一个庞大而华丽、多彩的舞台，这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人间的喜剧、悲剧、闹剧、正剧……每一个出现于歌舞伎町的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演出的这出戏，如果用最简短的词语来概括其主题那就是：人性。长年在这个舞台上摸爬滚打、上蹿下跳的我，理解最深的莫过于五光十色下人性的展览。在演员们登场展示之前，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大舞台的场景概况，就当是本书的导读吧。

全日本有所谓四大著名的“欢乐街”，也可以称之为四大“风俗区”。在日本，习惯把“性服务业”称之为“风俗业”。把日本地图从上自下检视，北海道的札幌有薄野，关东的东京有歌舞伎町，关西的大阪有南，九州福岡有中洲。虽然各县、市都各有不同规模的风俗区，当中最具规模的首推东京的歌舞伎町。不论区域的面积，店铺数量，还是客流量，消费力度，皆堪称首屈一指。

日本乃至全亚洲最大的“欢乐街”歌舞伎町，位于东京都新宿区。长600米，宽亦600米。四正四方，由四条大路围绕。按东南西北的顺序，分别为：



明治路，西武新宿站前路，职安路。从歌舞伎町往南步行1分钟，是日本也是世界上每日人流量最大的新宿站，地下铁、轻轨电车、新干线等全经过此地。新宿站平均每日客流量约为150万人次，创造了无限商机。日本的著名百货商店、电器店、精品专卖店等，在新宿站附近几乎都有其本店或分店。

从歌舞伎町往西走3分钟，有日本聚集最多超高层建筑的新都心商业大厦区。仅凯悦、希尔顿等五星级酒店就有四家，东京都政府大楼亦在此地。此外，新宿区政府，东京入国管理局新宿出張所，以及从未公开过的、有多达200人编制的东京警视厅特别搜查本部等官方机构，也设在歌舞伎町。另有一间大型综合医院——大久保病院。

歌舞伎町的各类店铺数量，在政府注册备案的，截止2009年底约为4500家。平日的日均人流量为30万人次左右，而到周末可高达50万人次。来这里寻娱乐乐的，大多是日本的“沙拉利满”——白领职员阶层。

2007年正式公布的数据显示，歌舞伎町以内的商务酒店有11家，各式豪华情人酒店（钟点酒店）有120家之多。电影院13家（到2009年只剩下一家），剧场两家（已于2008年12月闭馆）。游戏机房有21家，弹子机房（可换钱）有18家。除1000家左右的餐饮业店铺以外，剩下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姐陪酒店，男士陪酒店，出场店，按摩店等“风俗业”店铺。早年由政府发放，有经营许可的洗浴场（实为进行性交易的妓院）只有6家。同样有许可的脱衣舞场为3家，其中2家正好对着新宿区政府办公大楼的前门和后门。实际上，歌舞伎町的风俗业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只陪酒，不提供任何性服务；另一类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性服务。

62年前，日本战败投降不久，在经历过东京大空袭才两年，原本叫“角筈”的地方，完全还是一片废墟时，大地主辜岛茂就策划在这里盖一个能表演传统剧种歌舞伎的专用剧场——菊座。由于东京都建设局的石川菜耀提议，在角筈一丁目北町会长的铃木喜兵卫等人极力支持下，索性把角筈改成了歌舞伎町。这一天，是1948年4月1日。

歌舞伎与艺伎不是一回事，艺伎与娼妓也不是一回事。“伎”与“妓”更是毫不相干。所以，歌舞伎町的街名，一开始与“妓”是毫无关联的。菊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成，但8年后的1956年，终于建成了当年在日本算得上最先进的KOMA剧场。KOMA能容纳2500人，多功能，并第一次配备了旋转舞台。在它的地下层，还有一个能容纳800人的小型剧场。

60多年前起，歌舞伎町的住民们就不遗余力地想把这里打造成东方的百老汇。在战败的阴影之下，歌舞伎町如同整个日本列岛一样，一切从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废墟上建成了诸如自由剧场、电影院、演艺场、交谊舞场等诸多文化设施。

我是一个生活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但在此生活的中国人可远远不是仅我一人。

鲜为人知的是，歌舞伎町的发展与繁荣，绝对离不开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华侨们。建造文化设施也好，开办商业店面也罢，都需要土地，需要楼房。一些早年陆续从中国的大陆、台湾来到日本的前辈们（通常称之为“老华侨”）战后仍然留在日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为造就今天的歌舞伎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目前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区域里的物业，至少仍有三分之一为老华侨们及其后人所拥有。

日本战败后，中国与美国、苏联等国同是战胜国，而留在日本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军职、文职人员及家属们的生活水准高于普通日本人。当日本人还在以荞麦为主食的时候，那一部分中国人用节省下来的大米到市场上换钱，挣得第一桶金，再从日本地主那里收购土地、兴建楼宇。另有一部分老华侨靠“三把刀”（厨师的菜刀、裁缝的剪刀、理发师的剃刀）白手起家，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大脑，博得了在日本立足的一席之地。歌舞伎町的老华侨是这样，横滨中华街、神户中华街等地的老华侨们也都是如此。

在歌舞伎町的无论哪一条街上，都有老华侨们的物业。不妨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物，如：HUMAX大厦、LEE大厦Ⅰ·Ⅱ·Ⅲ、风林会馆、东

京大阪店、阿西北会馆 I · II、米兰座电影建筑群、KENT · HTEL、龙生堂药业大厦、歌舞伎町大厦 I · II 等。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除老华侨外，韩侨及在日朝鲜人在这里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物业。目前，歌舞伎町北面的职安路两侧及附近地域，多数是他们的物业和店铺，近年由于韩剧风靡日本，这一带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韩国城。

歌舞伎町既然印证了老华侨的历史地位，当然也就会刻画下新华侨的活跃身影。新华侨是指中国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从大陆来日本的自费留学、工作、通婚等人员。他（她）们中，在歌舞伎町基本上很少拥有物业，大多数只是在这里打工，或租用铺面做生意。

1988年前后，新华侨们开始涌入此间。有在餐馆、情人酒店、俱乐部、整复院等打工的劳动者，也有经营中国食杂店、料理店及俱乐部、出场店、按摩院等的小业主。从那时起，上海话、北京话、福建话、广东话等中国各地方言，交响在了整个歌舞伎町。

1997年-2000年间，是新华侨们经营各类店铺高峰时期，数量达到350家之多。那时有代表性的中国餐馆包括上海小吃、华侨饭店、东京中华娱乐城、玉兰、龙门、秀惠、上海人情等，也出现了“知音”等比较大的中国物产店。这些店铺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中国留学生。

歌舞伎町曾被日本媒体称之为“3K”工作最集中的地区。“3K”的中文意为：危险、污浊、艰辛。由于日本国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缺乏青壮劳动力。所以像这样“3K”的职业，自然由许许多多的外国留学生们“承担”。

早些年，来日外国人在风俗店打工，只要有而不管是什么签证，一般不会被遣送回国。但是近些年，随着入国管理法一再修改，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管理，明确规定“留学生”、“家属”、“观光”、“研修”、“艺能”等签证不允许在风俗店工作，一旦发现就会遭逮捕，并强制遣送回国。目前在歌舞伎町风俗店工作的外国人，多数都是拿着“配偶者”（与日本人或外国人永住者

结婚的)签证。因为“配偶者”签证持有者和日本人一样享有国民待遇，只要年满20岁，就可以在风俗店工作。

我有次去警察署为相识的中国人做翻译时，亲耳听到一个警察在隔壁审讯室里，训斥一位从风俗店逮捕来的亚裔女性：“你们不是有人在日本法院，告我们逼你们做慰安妇的事吗，你拿着假结婚签证跑到这里卖身，又有谁逼迫你了？”听起来甚是刺耳。

尽管有阴暗部分的存在，但总体来说，在歌舞伎町工作、生活的新老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都遵纪守法，入乡随俗。为了生存，为了学业，为了振兴日本的经济和改善个人生活，他（她）们一直都是歌舞伎町里最有生命力的群体。

自日本战后在空袭的废墟上建立起歌舞伎町以来，各个时代人们的梦想和欲望，都在这块闹市上显露无遗。而新老华人一直是这片土地上从不缺席的身影。他们的艰难打拼、悲欢离合都为这条街的繁华炫目添上了一笔意味深长的注脚，其中的荣辱兴衰，尽显羁旅他国的冷暖。

日本政府及执政党一直“特别关照”歌舞伎町，一些针对风俗业、暴力组织的管理办法，经常是先在歌舞伎町试验后才立法，再付诸全国实施。

2001年9月1日凌晨一点，歌舞伎町一番街里的五层建筑被人放火，死亡44人，轰动全日本，至今尚未抓到犯人。事后不久，警察以此事件为契机，在歌舞伎町安装了58台监视摄像头，不仅对驻扎在本区的暴力团组织给予了强有力的取缔和打击，也加大了对外国人犯罪团伙及不法滞留、就劳的外国人的搜捕行动。

现在歌舞伎町的恶性犯罪，已经明显地大幅减少。据新宿警察署2009年公布的数字显示，事件举报电话——110每天响起的次数，只有2001年的五分之一，日均为89件，多数以酒后争吵为主。

2005年1月，日本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职能机构，联合成立了《歌舞伎町文艺复兴推进协议会》。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亲临视察歌舞伎町，首相莅临到访，还是该町历史上首次，目的就是要将歌舞伎町打造成日本娱乐街的榜

样。当然，这里还具有相当吸引政治家们的选票大仓。

2006年5月，由新宿区政府、中国驻日大使馆、新宿警察署、消防署、金华堂剧团、商店街组合等机构和单位的主办及协办，大型歌舞剧《梦——歌舞伎町物语》成功在KOMA剧场及电影广场上演一周。剧情以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歌舞伎町的生存状况为主题，贯穿60年歌舞伎町的演变过程，展现了新老华侨、韩侨及当地的日本民众们，携手打造东方百老汇——歌舞伎町的生动故事。在此，请允许自我表现一下：该剧的原作、编剧及主演之一就是李小牧。

歌舞伎町除有新老华侨华人和韩/朝侨民们外，近20年间也涌入不少的东南亚、东欧、非洲及南美洲等国家的人士。当然，在这里最多的还是从各地上京来读书、挣钱的日本本国民众们。这里真可谓一个“大熔炉”：多种文化，多种颜（肤）色，多种语言都展现在这个舞台上。不管是哪国人，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优秀演员，谁都有可能成为主角、配角或是正角、反角。



☆ 作者接受日本媒体专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壮大，近来特别是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歌舞伎町，早已成了当地居民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新宿区政府及歌舞伎町商店街振兴组合从许多方面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为了改善和制造更好的旅游环境，他们调用专人专款改造路牌、告示、地图等，尽量增加中文标志，或最大范围地使用汉字，免费组织学习中文，现正筹备在这里统一使用中国银联卡。该区域的24小时大型综合商场唐吉诃德，新开业的山田电器等场内广播都用上了普通话。歌舞伎町从十来年前的“不欢迎”，到热烈招揽中国人，真可谓沧海桑田，天壤之别。

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五光十色，光怪离奇，才是歌舞伎町大舞台的真实汇演。透过这些汇演看日本，更是出版《日本有病》一书的真实目的。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新华社《环球周刊》2010-7-1号)**

# 目 录

## 第一部分 “精神病”——民族精神退化之绊

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支撑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日本给予世界的印象向来是国民齐心协力的“经济大国”，兢兢业业的“工作狂人”，日本的民族素以“合作精神”闻名于世。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歌舞伎町观察到的日本，却是另一种景象。

003	唯一可以出卖自尊的国家
006	“抛弃父母”是家常便饭
008	成年人沉迷漫画、逃避现实
012	国民失去“渴求精神”
014	臭东西就给它盖上盖子？
018	一代不如一代的日本年轻人
021	整治行动阉割东京
024	无爱的爱知世博会
026	政治家应该学跳芭蕾舞
029	日本人都是“滥好人”
031	外国人别想在日本办电台！
034	“白虹贯日”遗毒——抬不起头来的日本媒体
036	要想拥有女人缘，外表性感不如大脑“性感”
038	东洋最后的武士竟然是外国人
041	伪装大国

- 043 | 怪诞日本
- 046 | 日本人要懂得“合作精神”
- 048 | “美丽国家”似监牢
- 050 | 从拉面到风尘女子！被排行榜左右的日本人
- 052 | 一块豆腐就是京都的名产？寿司全是酱油味！
- 055 | 让“辛辣料理”推翻日本语言的“甜口文化”
- 058 | 东京也需要一国两制
- 060 | 大和民族深处的欺凌文化
- 062 | 谁说日本没有官方主义？
- 065 | 日本活力源自“欲望”
- 067 | 日本第一欢乐街，需要“新城”作地标
- 070 | 日本政界“铁娘子”——小池百合子
- 072 | 让歌舞伎町变成拉斯维加斯
- 075 | 从申奥的失败中爬起来，东京“重新出马”
- 078 | 歌舞伎町的老佛爷——YAMADA电器
- 081 | 向日本人推荐不眠健康法

## 第二部分 “自闭症” ——亚洲国家里的异类

在亚洲国家里，日本绝对是不合群的异类。

它是中华民族的后生小辈，它是跟在欧美大国身后、亦步亦趋逐渐强大的经济大国，它身在亚洲，却有着与亚洲完全不同的国家性格。

这些，我们或许能从歌舞伎町——这个日本的“国中之国”，得到启示。

- 085 | 对在日中国人来说，秋天是个忧郁的季节
- 088 | 揭秘日本旅游业黑幕
- 091 | 缺德导游，讹诈中国游客
- 095 | 肮脏街区——歌舞伎町
- 098 | 日本也应该过农历春节



- 101 | 李小牧是双料间谍吗?
- 103 | 继承铃木喜兵卫遗志，中日韩携起手来
- 107 | 外国人比日本人更爱樱花
- 111 | 东京和北京是友好城市吗?
- 113 | 日本人到底会不会吵架
- 115 | 地震慈善募捐中冷漠的日本人
- 117 | 请别无视开始接纳日本的中国
- 119 | 进来容易活下去难，日本新的“锁国制度”
- 121 | 别欺负留学生，多点“日语人”吧
- 123 | 让日本无法拒绝中国蔬菜
- 125 | 日本有男人和女人，以及没有参政权的外国人

### 第三部分 “基因突变”——怪诞的日本人

歌舞伎町，这片日本社会的“热带雨林”，生活着无数活力与欲望交织的日本人。

风俗小姐、黑道人、OL、警察案内人……

在这里，你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典型日本人的影子……

- 131 | 俱乐部少女
- 133 | 街头流浪汉
- 135 | 腐败刑警
- 137 | 黑道人士
- 140 | 出卖道德，只为生存
- 142 | 约会俱乐部聚集者
- 144 | 声色场上的生存法则
- 146 | 不夜城中第一花店
- 149 | 日本草根实业家
- 152 | DVD贩子
- 154 | 陪酒女从良